



[英] 唐纳德·萨松 (Donald Sassoon) / 著
姜 辉 于海青 庞晓明 / 译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下册)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参考系列 ①9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

ONE HUNDRED YEARS OF SOCIALISM

THE WEST EUROPEAN LEF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下册)

[英] 唐纳德·萨松/著
(Donald Sassoon)

姜 辉 于海青 庞晓明/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 参考系列 19 ·

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下册）

著 者 / [英] 唐纳德·萨松 (Donald Sassoon)

译 者 / 姜 辉 于海青 庞晓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编译中心 (010) 85117871

电子信箱 / bianyibu@ssap.cn

项目负责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袁卫华

责任校对 / 蔡振华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 63.5

字 数 / 1062 千字

版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881 - 7 / B · 074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05 - 2780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38.00 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 参考系列 19

上册

缩略语	1
中文版序言	1
序言	1

第一卷 扩张

第一部分 通往政治权力的艰辛之路	3
第1章 1914年之前社会主义的确立	5
第2章 从战争到战争（1914~1940）	31
战争	31
现代共产主义的诞生	36
社会主义者：北欧的成功和西班牙的失败	47
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	56
法国的人民阵线	60
英国工党的失败	66
第3章 受挫的选择	71
“新社会主义”计划派	71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和奥托·鲍威尔	83

意大利共产主义与葛兰西	89
第4章 战争、抵抗运动及其后果：1939~1948年	
西欧共产主义的兴衰	100

第二卷 巩固

第二部分 福利社会主义的建构（1945~1950）	137
第5章 1945年后的社会主义者	139
第6章 构建社会资本主义（1945~1950）	160
福利国家	160
控制资本主义：国有化和经济计划	175
第7章 外部制约：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	194
第三部分 走向修正主义（1950~1960）	217
第8章 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219
第9章 介于中立主义与大西洋主义之间	241
第10章 修正主义的基石	276
第四部分 错综复杂的1960年代：“悬而未决”	317
第11章 左翼的回归	319
繁荣	319
选举	323
在野	328
执政	355
第12章 对外政策共识的建立	370
第五部分 大论战	407
第13章 工人阶级抗争的复兴（1960~1973）	409
第14章 意识形态和学生抗争的复兴	436
第15章 女权运动的复兴	462

下 册

第三卷 危 机

第六部分 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结束 (1973 ~ 1989)	505
第 16 章 危机和左翼：总论	507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	507
左翼的兴衰变迁	526
第 17 章 小国的社会民主主义：奥地利、瑞典、 荷兰和比利时	533
奥地利	534
瑞典	544
荷兰	554
比利时	559
第 18 章 德国和英国：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	566
第 19 章 法国的实验	609
第 20 章 意大利共产主义的失败	654
第 21 章 西欧极权主义政权的终结：葡萄牙、 西班牙和希腊	679
经济的先决条件	679
葡萄牙革命	694
西班牙的“协商性分裂”	704
希腊的变革	718
第七部分 社会主义的大危机	739
第 22 章 工人、妇女和绿色运动	741
只是工人么？	741
越来越少的工人	745
工作女性	754

性别平等	765
“新政治”	771
绿色运动	775
女性的出场	782
第 23 章 20 世纪 80 年代：退守在最后堡垒中的激进主义	797
工党左派的兴衰	798
瑞典雇员基金	816
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新政治	824
第 24 章 新修正主义	844
结语	876
致谢	903
译后记	905
参考文献	907

第三卷

危 机

第六部分

资本主义大繁荣时期的结束
(1973 ~ 1989)

第 16 章

危机和左翼：总论

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终结

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繁荣走到了尽头。同许多社会主义者几十年来的预期相反，这并不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危机，而只是资本主义的一次日常危机而已。两者的差别是很容易理解的，资本主义危机——不是一次危机——意味着一种必然性，一种难以逃脱的结局，人们可以通过追求一条非资本主义道路而自然等待新社会的来临。在这一意义上，这种自然灾变说既同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考茨基及其追随者）相一致，也同列宁主义暴力革命的各种共产主义理论相容（到 20 世纪 70 年代，只有很小的、相对来说不太重要的团体还坚持这种理论）。这种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自然灾变说，是社会主义者滋生乐观主义的一个原因。他们相信，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取决于“资本主义外壳”的最终“炸毁”——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然后就可能这样宣告：“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70 年代的“危机”事实上不是这种类型，它近似于马克思自己关于危机的观点，即“现存各种矛盾的经常性但却是瞬间有力的解决方法。它们是激烈的爆发，过一段时间后又恢复到被干扰了的平衡”^②。它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危机，在这种发展模式里，新的投资吸纳了新的劳动，达到了充分就业状态——这是福利国家的最重要的条件——其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始终超过工资的增长。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西方非常成功，其主导时期被让·富拉斯蒂埃（Jean Fourastié）称为“大繁荣”时期

① Marx, *Capital*（《资本论》），Vol. 1, p. 763.

② Marx, *Capital*（《资本论》），Vol. 3, p. 249.

(1945~1975),^① 它赋予了社会民主主义以关键的作用。由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增长和充分就业, 社会民主主义的最低纲领目标(《爱尔福特纲领》中所论述的那种要求——参见第1章)在这30年的繁荣岁月里得以实现。剩余产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被通过政治手段(即不通过市场)进行分配, 用于教育、交通、医疗、“高级”文化、养育孩子、老年人生活保障等等。这些措施平衡了资本主义制度, 使其能够容忍法律和工会力量附加给它的规范: 关于工作日长度的限制、带薪休假、健康和标准、最低工资等。

假若竞争资本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是分配的唯一发动机的话, 那么就根本不会取得这样显著的社会稳定。马克思以及19世纪的其他一些思想家所描述的那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 已经完全失败了。它以经常性的经济危机为特征, 并带来可怕的政治后果: 全球战争、集权统治和大规模失业。资本主义的胜利, 资本主义的大繁荣, 实际上是受调节的资本主义的胜利: 在这种制度下的国家享受着民主、和平和前所未有的繁荣。

当这种模式的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的时候, 与之相伴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模式也难逃厄运。社会民主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便发生了新的政治冲突。二者之间此前的斗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围绕剩余的分配进行的。而在七八十年代, 一种新的“阵地战”——借用葛兰西的术语——则是围绕国家在重组资本主义关系中的作用问题展开的。左翼试图进一步扩大流行的政府调节的作用, 而右翼则倡导国家的实际退出和由私有化扩张的市场的解放。

到了90年代初, 左翼在西方已经被彻底击退了。而在东方, 共产主义试验潜在的失败命运则清楚地表明了私人资本主义积累体制的全球性胜利。社会民主主义和受调节的资本主义的共同衰落, 以及左翼和右翼在70、80年代的复杂争斗, 是本书后面的部分主要关注的问题。

在本章, 我将考察资本主义长期繁荣走向终结的原因, 并努力描绘出1973~1989年西欧国家的经济运行情况, 然后将对这一时期左翼的政治发展情况进行概述。

1945~1970年, 劳动生产率比此前80年的平均增长率增长了三倍多。^② 1970年以后, 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就业和生产率都下降了, 而价格

① Jean Fourastié, *Les trente glorieuses ou la révolution invisible de 1946 à 1975* (《1946~1975年的辉煌30年或看不见的革命》), Fayard, Paris 1979.

② Robert Z. Lawrence and Charles L. Schultze (eds), *Barriers to European Growth. A Transatlantic View* (《欧洲发展的壁垒——大西洋彼岸的观点》), Brookings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87, p. 1.

却上升了。这是全球性严重滞胀的开端，它的影响现在还能够被人们深深地感觉到。第8章描述了大繁荣的主要原因：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原材料（包括廉价的食物）、廉价的货币，以及从美国持续引进技术。到了1970年，这样的过程都结束了。生产率的异常下降、缓慢增长及其近乎全球范围的影响，都说明了这潜藏着巨大的和全球的宏观经济原因。迄今为止，经济学不能为这种现象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在战后发达工业世界的历史上形成了一道重要的分水岭。^① 它也是西欧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最严重的停顿。

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同美国经济相比，欧洲经济的相对落后差不多消失了，尽管为什么领头羊美国的生产率能够持续增长仍然是一个难解之谜。然而，复苏了的以及缩小了同美国差距的欧洲，发现自己通过复制领先国家的技术所实现的轻松增长的范围却缩小了。^② 接下来，欧洲又被日本以及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等“亚洲四小龙”国家和地区“赶超”。战后岁月宣告终结了。充分就业及其造成的工会的力量，导致廉价劳动力时期的结束。东德熟练的劳动力再也不向该国西部迁移以促进它的经济发展；意大利和法国在50年代储存的农业工人大大减少了；到1973年，外籍工人向德国和奥地利的流入已经停止；在英国，新的移民法控制了其前殖民地国家工人的流入；在法国，60年代曾经占有很大比例的纯移民，在70年代变得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再也不存在外部的或流动的“工业常备军”来平缓经济变化和维持工资下降。^③ 非熟练劳动力的就业机会减少了，这部分人主要存在于公共部门。这一部门对整个生产率的贡献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无法被计算或量化。国内的女性劳动力也大量地进入这一部门。

从第三世界进口的原材料的价格也上涨了许多。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在1973年和1979年这两个时期把石油价格抬高了12倍之多。从经济自

① Gottfried Bombach, *Post-war Economic Growth Revisited* (《战后经济增长新论》), Elsevier Science, Amsterdam 1985, p. 105.

② Angus Maddison, *Dynamic Forces in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Long-Run Comparative View* (《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一个长期性的比较观点》),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1991, p. 131.

③ Herbert Giersch, Karl-Heinz Paqué and Holger Schmieding, *The Fading Miracle. Four Decades of Market Economy in Germany* (《衰落的奇迹——德国市场经济的四十年》),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2, p. 218; Scharf, *Crisis and Choice in European Social Democracy*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和选择》), p. 50; Edmond Malinvaud, "The Rise of Unemployment in France" (《法国失业的增长》), *Economica*, Vol. 53, 1986, Supplement to no. 210, *Unemployment*, p. S198.

由主义的原理来看，这是对有利的市场条件的合理反应。但是从西方舆论和多数媒体的反应来看，这是“贪婪的阿拉伯人”（对包括伊朗人、委内瑞拉人和尼日利亚人在内的人群的总称）背信弃义的花招，目的是使西方陷入贫穷境地。

在所有国家，石油价格的上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初级产品价格的上涨，使经济增长放缓了，这主要是因为包括减少能源输入和代以其他不同种类的燃料所带来的成本加大而造成的。^① 这里应该指出的是，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挑战实际上是有限的：到了1989年，石油价格从1982年的高峰期下降了一半，经济发达国家在短期的经济恢复时期被赶超了。然而就是在石油危机之前，整个经合组织国家中提高的工资挤掉了利润。在诸如日本、美国和德国等主要经合组织国家中，生产率就已经下降了。^②

保守主义思想家们开始争论说，造成欧洲经济运行糟糕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发挥了过多的作用。福利国家遭到谴责，说它通过救济无效率的企业抑制了创造性，用国家作用取代企业家作用，通过实施惩罚性边际税率压制成功进取。^③ 过高的失业救济被认为阻碍了人们寻找工作的热情；非市场性的资源配置（如国家医疗系统）导致了定量配给（就是排队领物）而不是边际成本价格。这些反福利的观念一直存在着，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没有形成太大的气候。1959年，诺曼·迈肯奇（Norman Mackenzie）猛烈抨击了所谓的英国病理论：“因而这种理论认为，我们经受着全国性病症的折磨，一种政治硬化症……我们缴税到死，被一直宠养到进入坟墓的那天；……我们的工人变成了厮混时间的人……工会的贪婪是通货膨胀的根源。”^④ 当经济增长走到尽头的时候，这种新的政治气候使这些反福利国家的观点更加流行起来。到了90年代初，它们是如此盛行，以至于社会主义政党内部也公开倡导这些观点。

非持续性经济增长不是最主要的问题。1970年后的那种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而这经常是靠解雇工人做到的。这样，人们

① Maddison, op. cit., p. 155.

② Stephen A. Marglin, "Lessons of the Golden Age: An Overview"（《黄金时代的教训综述》），in Marglin and Schor (eds), *The Golden Age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p. 19 and the essay by A. Glyn, A. Hughes, A. Lipietz and A. Singh,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olden Age"（《黄金时代的兴衰》），in Ibid., p. 73. See also Edmond Malinvaud, "Wages and the Unemployed"（《工资和失业》），*Economic Journal*, Vol. 92, no. 365, March 1982, p. 1, and Michael Bruno and Jeffrey D. Sachs, *Economics of Worldwide Stagflation*（《全球滞胀经济学》），Basil Blackwell, Oxford 1985, p. 167.

③ 这种控诉的例子，参见 Lawrence and Schultze (eds), op. cit., p. 7.

④ Norman Mackenzie (ed.), *Conviction*（《信念》），MacGibbon and Kee, London 1959, p. 15.

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失业的增加。到了1986年，在欧洲的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失业率超过了11%。

不能过高估计失业的重要性。托马斯·巴洛（Thomas Balogh）这样写道，只有充分就业“才能去除卑屈心态，从而改变生活方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它改变了经济力量的平衡。这就是它的显著特点，而这的确是革命性的影响”^①。失业是工会力量衰退过程中唯一最重要的因素。社会民主主义在高失业情况下难以为继。到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署的时候，普遍接受的观点则是，反对通货膨胀的斗争是政府最主要的任务，而反对失业却是没有希望的或第二位的。这是保守主义力量取得意识形态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志。

任何失业的增加，特别是当它伴随着社会保障减少的时候，都相当于个人自由程度的严重降低。拥有能提供合理收入的一种职业的重要性，直接等同于个人消费的程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效的自由，从根本上讲，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消费的自由。在消费者拥有“主权”的地方，那些没有有偿职业和个人财富的人，实际上被剥夺了公民权。反过来，那些富有的人是更为自由的，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正是因为拥有金钱，才把许多形式上的权利转变为真实的、有效的权利。没有什么关于自由的言论，没有什么关于个人权利的激烈辩言，能够掩盖这样的事实：在市场统治的地方，那些没有金钱的人实际上失去了作为消费社会成员的资格。当他们陷入贫困的不能自拔的沼泽中时，他们不仅失去了获得所谓奢侈品（这个词用于表述富人的生活必需品）和使生活变得更为舒适的商品的能力，而且也被取消了本应“获得的”物品的权利，诸如文化和教育等。最后，他们被责罚进入由金钱关系占绝对优势的生活中，为做到生活的收支相抵而忧虑不已，为社会的不需要、不雇佣、不接受而深感愤怒，为自己变为不能被社会吸纳的多余之人而沮丧——这一人群在经济上的存在理由就是使那些在职的人顺从和守纪律，使后者的工资低于他们应该得到的水平。

“权利”这一概念的纯粹法律的或正式的界定，属于自由主义的传统。社会主义者对权利问题所作的贡献正是体现在这样的认识上，即社会权利的分配反映的不仅仅是法律的关系，而且反映了不均衡的财产关系。自由主义的巨大成就是提出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命题，而社会主义的巨大工程则是建立一种使得真正平等成为可能的经济制度。如果没有充分就

① Thomas Balogh, *The Irrelevance of Conventional Economics* (《传统经济学的不相关性》),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1982, p. 47.

业，那么这一工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不可逾越的障碍。

这正是资本主义黄金岁月之所以终结的原因。它远远没有使社会主义变得更加可能，相反却使其面临着更为严重的问题。它所标志的不仅仅是高增长率的结束，而且也是“充分就业是社会的一个核心目标”这一共识的结束。这一共识是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之间达成的一种默契的协议。

黄金岁月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这一协议重新进行谈判的新阶段的开始。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是打上同样的或更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烙印呢，还是使后者变得越来越边缘化和不相干呢？正在发生的事件使得社会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双方都没有了清晰的战略。新情况的特殊性在于，同经济学的设想相反，高通货膨胀率能够同高失业率和低增长率并存。当然，至少在 70 年代，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经历着同样的遭遇。

成功抑制失业，同经济权威们容忍通货膨胀的程度直接联系在一起。执政左翼的存在同不重视价格稳定之间存在着部分的关联，正如挪威的纳维亚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所面临的情况那样。在德国，反通货膨胀传统的力量被支持它们的舆论领袖们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这意味着价格稳定被视为公共政策的基本目标。在荷兰，由于共识制度有着深厚的基础，它形成了一种温和的工资倡议。在意大利，由于政府弱小而工会运动越来越自信，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倡议：政治组织规避冲突，更加喜欢通货膨胀，同时通过推行强有力的指数化制度政策来保护选民的利益。^①

表 16-1 比较和对照了 14 个西欧国家在石油危机冲击后的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表 16-2 提供了年度增长率的数字。

所有 14 个国家都展现出失业率的上升。在“表现好”的一组国家中，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低于石油危机后价格上涨时期的平均数值。它们是：奥地利、丹麦、法国、德国、挪威和瑞典。在希腊，低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率并行。西班牙和意大利是整个 70、80 年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高于平均数的两个国家。德国的通货膨胀率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的一半。整个时期表现一直很好的国家是奥地利、瑞典和挪威，它们保持了很低的失业率，同时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平均数以下。

只有三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维持了高于平均值的增长率：意大利、葡萄牙和挪威。这样，只有挪威成功地保持着低于平均值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保持高于平均值的增长率。

^① Maddison, op. cit., p. 187.